

妮歌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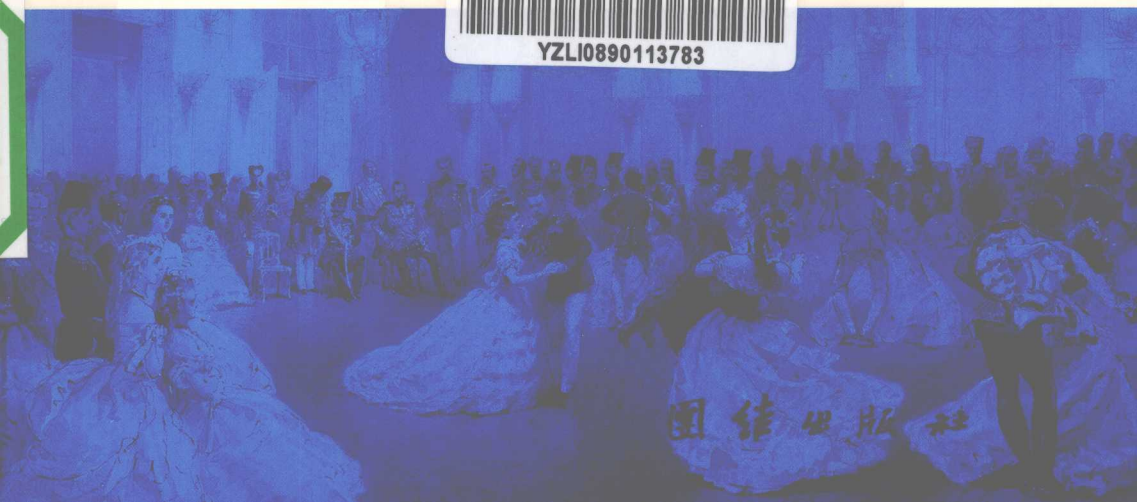


跳吧，  
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妮 歌 著



YZLI0890113783



团结出版社

妮歌作品精选



跳吧，  
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妮 歌 著



YZLI0890113783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跳吧, 卡萨布兰卡: 妮歌作品精选 / 妮歌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126 - 0410 - 0

I. ①跳… II. ①妮…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233 号

---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

开 本: 155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410 - 0/I · 27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 序 言

岁月悠悠，时光飞逝，数十载的岁月如云如风，飘然而过，往事依然如烟。

回首遥望走过的人生路，充满了遗憾，感叹，忧伤，也有美好的回忆和温婉的情思。

生活短暂而漫长，爱情，幸福和快乐就蕴藏在每一个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刻，也相伴着每一个黄昏与日落。

花开花谢，人去人还，为暂时的相聚而欢乐，为长久的分离而叹息，哭泣，这就是人生，人生真实而无奈的过程。

2011年2月1日

北京



## 目录

---

布莱克·博迪先生	加利福尼亚的阳光	大漠情思	英吉利海峡	沙漠星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太阳雨	大西洋的风	无忧岁月	少年军官	蓝色的爱	冬天里的传说	序 言
117	109	101	87	77	69	61	51	37	27	15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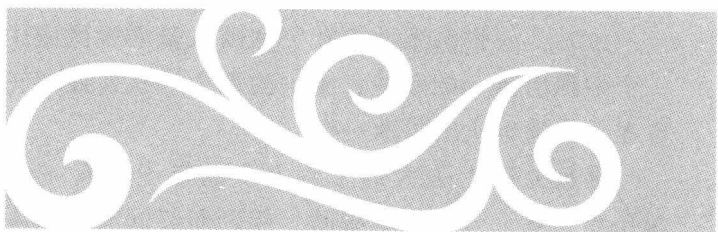


## 目录

---

后记	210
小雨里的钟声	201
风中的秋千	189
飘进眼睛里的云彩	177
跳吧，卡萨布兰卡	165
西西里柠檬	155
西方之珠	149
芳邻玛格丽特	137
拾贝壳的小女孩	131
美国律师	125

# 冬天里的传说



很多年来，董雪妮一直在想，也许温特并不是季晓东，他只是个与季晓东长得相似，又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但是对董雪妮来说，温特是不是季晓东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少年，虽然那少年像冬天里的雪花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但是那少年却给过自己一个甜美和热烈的爱，也给自己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回忆就像一个美丽的冬天里的传说。



## 跳吧，卡萨布兰卡

二〇〇二年的冬天，一个雪花纷飞的下午。董雪妮一个人走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区的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的两旁摆满了色彩缤纷的油画，一幅幅彩色的画在白雪的衬托下好像朵朵绽放的玫瑰花，分外夺目。

这时，一张熟悉的面孔突然映入董雪妮的眼中。那是一个中国男孩子的画像，画中的那个男孩儿此时正望着董雪妮，仿佛也认出了她一样。

男孩儿看上去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有一张英俊的面孔和一双十分迷人的眼睛，年轻而红润的嘴唇周围可以见到一些淡淡的，很稚气的胡须，他的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

那身绿军装并不是现在的美式迷彩服，而是七十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配备的国防绿军装。这样的绿军装，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十分流行，就像现在最时髦的时装。那时候，这样的一身绿军装好像一纸出身说明书，表明了穿军装的年轻人的父辈们，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地位。

画中的那个男孩儿仍然固执地望着董雪妮，就像很多年前他们在雪中初次相遇时一样。

一九七四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漫天飞舞的雪花如夏日的浓雾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不紧不慢地停在北京西单的车站上，气喘吁吁地摇晃了几下车身，砰地一声打开了车门。这是一辆老式的公共汽车，有前中后三个车门，汽车的前后车厢被一段看上去像是手风琴的风箱一样的带子连接起来，如果在汽车行驶的时候，你正好站在连接前后车



厢的那个地段，脚下的圆盘就会带着你转来转去，好像在跳一人或多人的华尔兹一样。

董雪妮从车中间的那个门下了车，因为刚才正好站在车上的“舞池”地段，所以下车以后，她的脚步仍然是轻飘飘的，感觉还在跳舞一样。

董雪妮本不应该在这里下车，她提前下车是为了那些美丽又浪漫的雪花。

“喜欢雪吗？”一个男孩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董雪妮停住她那不太优美的舞步，寻声望去。就在她转过身的刹那间，一幅美丽的画面出现在她的眼前。

呼啸的北风卷起朵朵洁白的雪花，翩翩起舞的雪花在空中缠绵着交织在一起衬托出一个俊美的少年。那少年的身影在雪中忽隐忽现，好像白雪的化身。几缕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照射下来，这时，那少年的身影也逐渐地清晰起来。那是一个高大俊美的男孩儿，有一副让女孩子们依恋的宽宽的肩膀，身上穿着一套时髦的绿军装，他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在阳光下焕发着极诱人的青春魅力，他的眼中跳跃着一种让董雪妮陶醉的，温馨的目光。

董雪妮痴痴地望着那个如梦如幻的少年，她感到一股暖暖的温情在心中流淌，那是在董雪妮十七年的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感觉，那感觉让她感动，让她兴奋，也吞噬和燃烧着她那颗年轻的心。董雪妮觉得自己的心正在冰雪中悄悄地融化，融化进那个少年的宽阔的胸膛里。

“是他！”董雪妮在心中惊叫道。隐藏在她心中的那个男孩儿此刻又出现在她的眼前。

去年冬天，也是一个雪花纷飞的下午，董雪妮放学以后，悠闲地在雪中散步。不经意间，她看见路边有一对身



## 跳吧，卡萨布兰卡

穿国防绿军装的少男少女骑着自行车在飞雪中迎面而来。那个少男就是眼前的这个美少年，那个少女长得如何董雪妮已经记不清了，或者说那天她根本就没注意那个少女的容貌。董雪妮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美少年，情不自禁地在心中赞叹道：“好帅呀！”

思绪万千的董雪妮脸上带着不自觉的极甜美的笑容。她尽力抑制住自己狂乱的心跳，对那个少年说：“我认识你，你过来吧！”听了董雪妮的话，那个少年倒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喜欢雪。”董雪妮在心中呢喃地说道。

雪花拥抱着两个年轻人，抚摩着两颗年轻的心，董雪妮笑容灿烂地对少年说：“我是董雪妮。”“我叫季晓东。”美少年也立刻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喜欢这幅画儿吗？”一句法语打断了董雪妮的回忆。董雪妮把目光从画上移向那个声音传来的地方。她看见在一幅很大的画儿的后面有一张脸，脸上的那双蓝眼睛这时正一眨一眨地望着自己。如果那双眼睛不眨动的話，董雪妮会以为那又是一幅精美生动的画。

画后面的那个法国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样子，一头金色飘逸的长发随意地系在脑后，一个看上去在他的脸上十分突出的大鼻子，使他本来就不太宽的脸显得更窄小。当他与董雪妮说话时，握着画笔的那只手仍在不停地画着，好像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儿，是你画的吗？”董雪妮问道。“那一幅是我画的，但是这幅画的作者不是我。”说着，那人干脆放下画笔向董雪妮这边走过来，自我介绍道：“我叫彼得，是这个画摊的老板。”“你好，彼得，我叫董雪

妮。”彼得接过董雪妮手中的画儿，端详了一下说：“这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画的，他叫温特。这副画儿是他自己的自画像，画的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很英俊是不是？温特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画家，只是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他怎么了？他出事了？”董雪妮着急地问道，这时，她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她听见彼得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温特已经过世了。”彼得低下了头。“请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董雪妮带着哭声说。彼得抬起头盯住董雪妮的脸，好像在问为什么。董雪妮伤心地垂下了眼帘。“温特把他的画儿托付给我，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懂得这些画的意思的人，也许有一天她会来到这里。”彼得缓缓地说。“你的朋友温特有没有中国名字？”董雪妮双手紧紧地抓住画像问道。“不知道，温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中国名字。”彼得很遗憾地回答。“我可以买下温特的这副画像吗？”董雪妮问彼得。“当然可以。”彼得爽快地回答。“看样子你懂这副画儿，我就把它送给你吧。”彼得说。“不行，我不能拿你的画儿。”董雪妮坚决地说道。“好吧，那就收你半价好了。”彼得很爽快地说道。

董雪妮抱着这幅半买半送的画儿，一个人走回了住所。到家以后，她很小心地把画像挂在卧室的墙上，仔细地端详。努力去辨认这个画上的男孩儿是不是当年的季晓东。

那年的北京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天气很冷。

董雪妮和季晓东相识以后，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在他们彼此心中，对对方的爱恋仿佛要带着他们走向地老天



## 跳吧，卡萨布兰卡

荒。他们俩人经常手牵着手在雪地上漫步，走过了北京城的很多大街小巷，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

那时，在红色的中国没有什么地方可供年轻人聚会，那个年代的父母们也不许孩子们随便谈情说爱，而且大街上还有许多神出鬼没的工人民兵，他们像幽灵一样，专门盯着来往的少男少女，如果发现男女生在一起过于亲密，他们就会从某处突然跳出来，把那些孩子强行带走训话。

董雪妮和季晓东在一起时，既不能回家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只能小心地在街上走，走累了，他们就去一个小冰激凌店里吃冰激凌和酸奶。有时他们也去什刹海冰场滑冰。如果有足够的钱，他们也会光顾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望的莫斯科餐厅。

董雪妮真希望画上的那个男孩儿能亲自开口说出，那年他离开自己以后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又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个美丽而寒冷的国家？

那个甜蜜的冬天在两个少男少女的热恋中过去了。当春风吹过大地，花儿盛开的时候，季晓东突然消失了，就像冬天里的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融化在温暖的春风里。

那天晚上，北京下了那个冬天里的最后一场雪。季晓东和董雪妮约好傍晚在北海后门的电车站前相见。像往常一样，董雪妮准时来到车站等候季晓东。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季晓东一直没有出现，只有漫天飞舞的雪花陪伴着孤零零的董雪妮。董雪妮在雪中等候了很久，最后她才失望地、依依不舍地离去。从那天以后，董雪妮就失去了季晓东的消息。

在季晓东失踪以后，董雪妮几乎找遍了自己和季晓东在那个她认为，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冬天里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当董雪妮伤心之极的时候，她觉得季晓东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只不过是一片只有在冬季才会出现的雪花，那在刚刚过去的冬天里发生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寒冷又美丽的梦。

温暖的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紧接而来的炎热的夏季让董雪妮更加思念那个寒冷的冬天。当秋风吹落了满树凄凉的时候，又一个冬天来临了。这时董雪妮几乎已经完全绝望了，她并没有因为冬天的来临而高兴，也不再相信那个美丽的童话。董雪妮努力使自己忘记季晓东，虽然董雪妮知道让自己忘记那个纯情的少年是一件几乎不能做到的事，但是她别无选择。可是就在这时，季晓东又出现了。

那天，天上仍然飘着雪，季晓东依然穿着一身绿军装，披着满身的白雪，远远地向董雪妮走来。像极了神话中的白马王子，正与雪花一起飘然而落。

董雪妮听见自己的心在砰砰地跳动，眼前的景象也逐渐模糊了。她任凭冰凉的雪花落入自己的眼睛。董雪妮觉得自己仿佛又在梦中，在那个她做了不知多少遍的梦里。董雪妮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直到季晓东由远而近，最后终于站在自己的面前时，她才从梦中醒来。董雪妮强迫自己睁大一双被雪花冻疼的眼睛，这时，她清楚地看到在自己的面前出现的确实是季晓东，是那个一年来几乎让自己肝肠寸断的少年。董雪妮的眼前依然是那双温馨和迷人的眼睛，依然是两片红润的嘴唇，只是唇上的胡须看上去更黑也更硬了一些。这时，董雪妮看到在季晓东绿军装的



## 跳吧，卡萨布兰卡

衣领上多了两片红领章，一左一右地衬托着他年轻的面庞。董雪妮明白这两片红领章意味着季晓东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

“你到哪里去了？去了这么久！”董雪妮终于打破了沉默。季晓东没有回答，他极温柔地伸手挽住董雪妮，把她轻轻地拉向自己，并替她拿开一缕盖在额上的秀发。季晓东深情地望着董雪妮的眼睛说：“雪儿，请你相信我，无论我们分离多久，无论我在何方，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雪儿，多么甜蜜的称呼!!”董雪妮忘记了心中的伤痛，她紧紧地抱住了季晓东。

那天早上，学校的老师告诉董雪妮，有人打电话找她，很紧急的样子。当董雪妮拿起电话时，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但是他只说下午在同一个地方见面，就挂上了电话。

董雪妮知道那是季晓东的声音，是他约自己去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这么多月以来，董雪妮一直努力去忘记的那个少年在电话中短短的一句话，就已经把董雪妮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使她立刻决定前去赴约。

去年，季晓东离开董雪妮以后，就去部队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那个雪花纷飞的晚上，季晓东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决定在第二天早上送自己去当兵。那时，虽然不能说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但确实是急匆匆地定下来的。

那天傍晚，季晓东很想去车站再见董雪妮一面，告诉她自己将要离开北京去当兵。但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在离开北京之前发生任何事情，所以才不允许他离开家门一步。季晓东为了去见董雪妮几次夺门而出，但是都被

他的父母抓了回去。最后，季晓东的父母叫家里的公务员把愤怒到极点的季晓东绑在椅子上才留住了他。窗外大雪纷飞，天色逐渐地暗下来，季晓东知道董雪妮一定会去车站等他，因为她从不失约。不过今天季晓东宁愿董雪妮失约，希望她有事不能出来。但是无论季晓东如何编织董雪妮应该失约的理由，那幅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景象还是不停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在落日的余晖中，在冰天雪地里，雪花漫天飞舞，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车站上等候自己的心上人，她的脸上挂着泪水，充满了焦急、失望和伤心的神情。天黑了，那个女孩子仍然站在那里久久地不愿离去。想到这里，季晓东哭了，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又受了伤的狮子，愤怒却又万般无奈。第二天，季晓东带着心中的爱和伤痛离开了北京，去了辽宁省，那是一个比北京更寒冷的地方，那里是季晓东的父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季晓东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突然把自己送去当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其实在那个年代，在红色的中国，本来就有很多事情不很明白，所以也不必解释什么。

春、夏、秋很快地过去了。季晓东一直没有给董雪妮写信，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的信中向她解释这个连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情。这次季晓东回来是因为春节将近，他所在部队的领导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北京与父母团聚。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寒假也结束了。董雪妮要回学校上课，季晓东也要离开北京又去当他的大兵了。

临走前，季晓东告诉董雪妮：“明年我还要回来过春节，还要约你去看雪，还要和你一起在西四小冰淇淋店里吃冰淇淋。”



跳吧，卡萨布兰卡

第二天，魁北克下了一场大雪。董雪妮踩着软软的白雪又去了那条被画儿包围的小街。她要去见温特的朋友彼得，她想从彼得那里得到更多有关他的中国朋友的故事。

彼得见到董雪妮显得很高兴，连声说着早上好，还请董雪妮到他的画店里坐。

彼得的画店不大，店里的墙上和地下到处都摆放着画。董雪妮跟着彼得穿过画丛进了他的小办公室。

一杯热咖啡再加上彼得亲切的笑脸，一下子就驱走了董雪妮身上的寒意，让她觉得暖和了许多。

彼得从柜子里中拿出几幅油画儿，其中的一幅就是董雪妮昨天从这里买走的温特的自画像。彼得把那几幅画儿放在桌子上，他指着其中的一幅画儿说：“这幅画儿是温特的最爱，他给这幅画儿起名为《雪中的记忆》。”董雪妮一看到那幅画儿，刹那间，她好像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回到了那个多雪的冬天。

在这幅画里，温特画了很多的雪，有飘然而下的雪花，也有厚厚的积雪。仔细看还能看到在积雪上有几行脚印，它们大小不同、深浅不一，不难看出那分别是一双男孩子的脚印和一双女孩子的脚印。那两双脚印转来转去、缠缠绵绵地去了远方。

彼得说：“温特告诉我，这幅只有雪和脚印的画儿记载了他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这幅画儿也像温特的其它作品一样，没有署名也没有年代。彼得说：“温特说过，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他的画儿才不署名。”在停顿了片刻以后，彼得继续说：“下个月在渥太华有一个画展，我想把温特的作



品介绍到那个画展去。因为我和他在一起读了几年书，而且我们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也很欣赏温特的才华，不愿意把他的作品永远地锁起来，我想让更多爱好艺术的人们认识这个天才的无名画家。”

董雪妮的泪水这时已经浸湿了面庞，她匆匆地站起身，向彼得道过谢以后，就冲进了飘然飞舞的雪花之中。

那年过完春节，季晓东回到部队以后，几乎天天写信给董雪妮。有一次，在他给董雪妮的信中只有一句“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诗句和一幅画在信纸上的董雪妮的画像。董雪妮像收藏宝贝似的，把所有季晓东写给自己的信和那幅画儿，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很不幸，她的那些宝贝后来还是被父母发现了，而且全被他们丢到火中烧成了灰烬。董雪妮为此事伤心了很久，很久。

又一年的春节来到了，季晓东如期返回了北京。不同的是，这次在他的绿军装的衣领上少了那一对鲜艳的红领章。

一见面，季晓东就兴奋地告诉董雪妮，他已经从部队复员了，以后再也不必离开北京，离开董雪妮了。当时，季晓东说这话时的表情和笑容，董雪妮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又一个冬天过去了，董雪妮和季晓东一起考进了美术学院。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朝夕相处，不必在街上走来走去了。可是，有时当他们坐在学校漂亮的图书馆里，或者是在温暖的宿舍里时，还是常常想起那段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在街上或是小冰淇淋店里逗留的寒冷而又甜蜜的时光。